

符

魁

● 韩石山 ●



鬼符

● 花城出版社 ●

鬼 符

韩石山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5插页 150,000字

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,030册

ISBN 7-5360-0224-6 / I · 212

定价：4.10元

自序

那些从小立志要干什么，长大后果然如愿以偿的人，实在是最教人羡慕的。我很想说，自己从小就想当作家，又觉得胆气不壮。

在大学里，学的是历史，想的是当学者。偏又时乖运蹇，逢上了那场浩劫。毕业后到吕梁山教书，觉得当个教员也不错；跟天真的孩子打交道，总比跟成年人交往要安全些。错了，学校也不是什么世外桃源，整日价不是劳动，就是开批判会，难得安宁。穷极无聊中，我便开始练习着写点什么。

剪除四害后，文学创作日趋繁荣，喜不自胜，也就放开手地写了起来。本是遁世的法术，如今却成了入世的手段，这是始料所不及的。

起点是低了点，追求也还是有的。

我总想写自己，写自己对生活的真切感受。有人说，小说是作家的自叙传，若不作褊狭的理解，我以为这话是有道理的。纵然写的是别人的事，也须经过自己感情的过滤，说到底，总得自己写出来才行。

人最难了解的，怕还是自己。这是因为，以眼观心，是立体的，不易看个分明。看别人，总是某个侧面，相对要清楚点。可连自己也不了解，又怎么了解别一个“自己”呢？此中关键，怕还是勇气。鲁迅说他时时在解剖自己，诚哉斯言。

对纷繁的生活现象，包括文学现象，我的办法是，多盯住看一会儿。骤然看去眼花缭乱的东西，耐心地盯住，多看上一会儿，总要比先前清晰些。

在具体写法上，我是不太讲究的。怎么顺手怎么写，怎么达意怎么来。说是这样说，实际写起来，常是难以做到。怕也不全是写法的问题，可对作家来说，是只能当作写法看的——总是自己的本领不佳吧。

几年来，写的不能算少。这本集子，若按编定的顺序，该是第四个了。现在花城出版社愿意将它出版，我心里是很感谢的。

作者

1986年1月10日于潺湲室

目 录

1 自 序

1 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

84 欣慰的看望

96 改革者的悲喜剧

110 石桥村的新传说

126 鬼 符

137 陪部长下乡

156 六十大寿

169 脾 气

186 棉田明月夜

203 + - × ÷

222 维纳斯的丈夫

238 此情若是久长时

257 晨 雾

272 静 夜

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

盆里的衣服，渐渐地被水浸湿，一点一点地塌陷下去，终于被水完全淹没了。这是一件女人衬衫，花儿已不那么红了，入水后又变得鲜亮起来。

刘云香坐在水盆前，怔怔地瞅着这细微的变化。衣袖已撩起，白皙的手臂却无力地搭在屈起的双膝上。

水盆里面，未被衣服占满的地方，映出头上的蓝天，似乎还能看见一片白云浮过去，又浮过来一片，她仍不动手。不是疲累，实在是不愿意破坏这美好的景象。似乎在这清澈的水中，在这映入水中的浮动的白云里，寄托着她什么幽远的情思。

这女人在等人。

只要路上传来一点响动，她便倏地扭过头，瞅瞅院门口，或者仰起头，从低矮的院墙上头，瞅瞅村里的大路。心烦意

乱，又怀着一种喜悦的不安。这种心境，几天来一直在困扰着她。

怎么还不见来呢？她又盯住衣服出神。许多细小的水泡儿，从衣服下冒出来，在水中缓缓上升，不及水面便消失了。莫非他今天不来了么？

离她不远，她那六岁的儿子珠子，正跪在台阶下砸核桃吃。这时节，核桃还未完全成熟，外面包着一层厚厚的绿皮，得用刀子划开才能吃。珠子太性急，将核桃搁在台阶上，双手举起一块半截砖头，用力往下砸，不是滑掉了，就是砸得粉碎。尽管如此，小家伙仍吃得满有兴味。

“珠子，别跪着呀，看把裤子弄脏啦！”

珠子改变了一下姿势，继续砸核桃吃。山里核桃不值钱，权当叫孩子玩吧。憨不知事的孩子！当妈的轻轻喟叹一声。该动手洗衣服了。

在手伸进水盆前，她习惯地掠了掠耳鬓的头发。这是一般山村青年妇女常有的那种剪发头，但像她这样长短恰到好处的却不多。太短了显得轻佻，太长的披在肩上，又太邈邈了。她的头发，不长不短，正好遮住脖颈又露出那么白白的一圈。

车轮子响，有人过来了。云香抬头一看，又赶紧低下。只扫了那么一眼，她已看见了队长郭俊旺那绷紧的宽脸，还有那凶狠的目光。队长赶着平车，套的是一匹又高又大的杂毛骡子，旁边还跟着他那不太精明的儿子。

“云香，”郭俊旺变作笑脸，亲热地说，“过几天我要给咱们村买一汽车化肥，你要想要，把钱准备好。快种麦了，这东西是缺货。”

“噢。”云香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，赶紧低下头洗衣服。

她恨他，又有些怕他。土地分了，当队长的早已没有先前的威风了，她还是像先前那样怕他。她男人存锁，就是这贼逼走的。不见面，她恨得咬牙切齿，一见面，她总有些胆怯。女人毕竟是女人，当惯了社员的女人，恨人也恨不成个样子。也有厉害的，村西头的马记兰，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，分资财时吃了亏，堵住门把郭俊旺祖宗八辈子都骂遍了。平日那么霸道的生产队长，吓得连句大话也没敢说。

存锁也是为分资财跟郭俊旺闹翻的。

队上分地的时候，连同资产一起往下分。先搞资金平衡，再按自家资金的多少，分农具和牲口，互相调剂，长退短补。要是几家都要某一头牲口或某一件农具，那就抓纸蛋。办法不能说不公道，做起来可就出了事。

队上最好的两匹骡子，折价明显偏低。有人提出来，郭俊旺解释说：

“还不定到谁手里呢，哪能像戥子称的那么准。”

没人吭声了。谁都想试试自己的运气，占这个大便宜。抓纸蛋的结果，那两匹骡子，一个到了郭俊旺手里，一个到了会计手里。郭俊旺刚才赶过去的骡子，就是这样得来的。

谁也没发现捣鬼，谁也觉得肯定捣了鬼。吃亏就吃亏吧，吃过这次亏，往后再不吃了。好些人都忍了，偏是存锁不服气，当即站出来说：

“我看这里头有鬼！”

郭俊旺当然不依，要存锁拿出证据来。存锁拿不出，只

是一口咬定有鬼。

“怎么好牲口偏偏叫你两个抓走了呢，这就是证据。”

“这有啥法子呢，咱的手气好啊，又不是没叫你抓。”

“今天这牲口你拉不走！”

好些人都劝存锁：一个村的，吃亏占便宜，就是那么回事，别太认真。郭俊旺当队长多年，惹下的人不少，为下的人也不少。他本来就不把存锁放在眼里，这一来更气粗了。

“娃娃，别眼红，有本事以后发了财，自个买去。”

存锁去公社告状。公社的头头们，早已没了学大寨时的干劲，对这号事兴趣不大，说是调查调查，过后连面也见不上。接下来分地，郭俊旺狠狠报复了一家伙。

山区的土地，一块一个样儿，有堰地，塬地，坡地，还有兔子不拉屎的撂荒地。堰地最好，塬地次之，坡地又次之。同是坡地，又有阳坡与阴坡之分。跟队长相好的，不用说都得到照顾。个别难缠的人，郭俊旺也给分了些堰地和塬地堵住嘴，独独将存锁扔到了南山梁的阴坡地上。毕竟是吃了多年政策饭的，也象征性地给了屁股大一块堰地。你说不好吗？也有堰地呀。这正是郭俊旺的精明和狠毒。谁敢说土包子干部没水平。

存锁气不过，又到县上告状。县上责成公社处理。公社推不过手，来人转了一圈，说郭俊旺执行政策有偏差。地已分完，不好再动，答应以后有机会再调整。这样一件事，按说是不了了之，可是，在胆小怕事的山民们中，却引起了轰动。敢去县上告状，还真的告准了！一时间，存锁成了秋堰村一带的英雄人物。云香也为丈夫感到光彩。谁又能料到，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，却使存锁不得不半夜出逃。那是件使

女人伤心的事，她连想也不愿意想。

他该来了，往日这个时分，他不是早就来了么。值得这么焦急吗？云香尽量想平静下来。人家不过是出于好心，为你打听打听丈夫的消息罢了。然而，那种巴望见到他的焦渴之感，竟像水中的葫芦似的，捺下去又浮了上来。她简直有些生自己的气了。洗，洗，洗完了一件又洗一件，看你还瞎想不！

大小五件衣服，都已涮净拧干。她站起来，把它们一一晾在院里的铁丝绳上。铁丝的那头，拴在门楣上，这头拴在核桃树上。这头高了点，她得踮起脚尖，才能将衣服搭上去。刚把最后一件衣服搭上，伸展，正要把袖子反搭过去，忽听得院门口传来沙沙的脚步声。

是他！云香顿时心慌意乱，握住袖子的手又放下来。她的脸上，本能地现出和蔼的笑容，只是心里仍在清醒地告诫自己：稳重点，别叫人家看出什么。

然而，当她扭过身，正要抬头问候的时候，又失望了。

二

想见的人不来，不想见的人偏偏来了——来人叫赵双根，她的本家小叔子，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。

双根一进门，眼睛先朝正对院门的窑房里瞅。趁这个空儿，云香又转过身子，将方才未来得及搭上去的袖子反搭过去。双根的脚步声朝这边响了。

“噫，你在这儿呀。”

云香头也不回。对这讨吃鬼要冷淡些，快点把他打发走，

云香心里思忖着。同时感到有个什么尖利的东西，正在刺着她的脖颈，还有整个后身儿——那是双根馋嘴孩子似的目光。

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停住了，似乎能听见粗重的喘气声。要是不理睬，这讨吃鬼敢扳你的肩膀，说不定还要捏一下你的手指头呢。云香倏地转过身。

“双根，”她冷漠地说，“没事你少到这儿来。”

“你怎么晓得我没事呢？这回我可是有正经事。”

双根嘴上说着话，脑子里还在回味着刚才看到的云香的背身儿。她踮起脚尖，胳膊上伸，身子显得越发苗条。尤其是那丰腴的臀部与纤细的腰肢，浑然一体而又对比鲜明，最是叫他销魂。他似乎不仅仅是脑子里回味，倒像是嘴里品尝着什么似的，嘴唇翕动，发出轻微的啧啧声。

云香瞅了珠子一眼，孩子还在兴味不减地砸核桃吃。她真怕六岁的孩子看出点什么。

“你能有啥正经事。”

“过几天队里要拉回一汽车化肥，存锁哥不在家，我爸叫我来问你，看你要不要。快种麦了，到时候用得着。”

“我没钱，要不起。”

“先给你垫上嘛。”

“你爸肯吗？”

“我给你垫上，行吧？”

“我不要。”

双根讪讪地踱到一边，见珠子砸核桃总是砸不破，便亲热地说：

“爸爸给你砸。”

“你说啥？”云香责问双根。

“珠子不是给我叫爸爸么？”

这是这一带的老风俗，孩子给父亲叫爸，给叔叔叫爸爸，就像有的地方给父亲叫爹，而给叔叔叫爹爹一样。双根和存锁是亲叔伯兄弟，珠子刚会说话那阵儿，确实给双根叫过爸爸。只是后来云香发觉双根像是存心要占什么便宜似的，才叫珠子改口叫叔叔。同时也反复对双根说过多次，不准再说那样的话。

“我是怎么跟你说的？”

“好嫂子，我忘啦，饶了这一回吧。”

“看你那个狗记性！”云香说罢，自个也笑了。这一笑又鼓起了双根的勇气，赶忙走过来，端详着云香那因洗衣服而显得越发红润的面容说道：

“我是诚心问你，要化肥我就先给你垫上钱。”

“哎呀，我不是早就说了，我不要嘛。”

双根的情绪一落千丈，哀怨地瞅着云香。他真不明白，自己的一片好心，为啥就换不来云香一个好眉眼呢。

“是你不要，可不是我没心。”双根又往前挪了半步，“存锁哥不在家，有啥要做的你尽管朝我说，啥事都行。你怎么不高兴呀。”

云香装作整理绳子上的衣服，绕到衬衫那边。双根跨前一步，隔着衬衫嬉皮笑脸地说：

“邮电所的老李一来，你就喜欢了吧！”

三

她确实是在等那个乡邮员过来。

存锁走后没过多久，来过一封信，信上说：

我现在跟上一个包工队当小工，在襄汾县义胜村干活，一天能挣一块五毛钱。工头外号叫曹操，又奸又狠，待我们很不好。我不打算在这儿长干，有了好门路就离开。有个朋友说，他有挣大钱的法子，我想试一试。我挣下钱，就给你寄回去。

自从接到这封信后，她天天盼着存锁再来信。倒不是等着他寄钱，她是急于知道他的消息。谁知一连等了三个月，直到原先的乡邮员小宋调走前，还不见存锁再有信来。

新来的乡邮员姓李，名为建林。通过小宋的介绍，李建林头一次来秋堰村，她就跟他认识了。先前小宋曾对她说过，说不定邮局能帮助她找到存锁的下落，她总以为丈夫很快会有信来，也就没有同意。现在却只能求李建林帮忙了。

李建林跑这条邮路已十多天，有次来她家喝水，她曾跟他说过存锁出走的事。七天前，李建林又一次来喝水，她终于鼓起勇气提出了自己的要求。

“老李，”她当时红着脸说，“我想求你通过邮电局，打听打听存锁的下落。”

“行啊，不过总得有个线索才好打听。”

“我有他的信呀。”

她爬上炕，从炕角的油布底下，取出信递给老李。李建林一看信封，失望地说：

“没有地址呀。”

“里面有呐。他怕外人知道，没敢写在信封上。”

李建林看罢信，要将地址记下来，一摸身上没带钢笔。她家里倒是有钢笔，偏偏没墨水了。李建林有些作难，她说：

“你就把信带上吧。”

据李建林后来说，当天回去后，他就给襄汾县邮电局发了信，要他们去义胜村找找，看存锁还在不在那儿。昨天李建林过来，她问那边可回了信，他说还没有，也许这一两天内会有信来。

她今天所以急着等李建林来，却不完全是问存锁的消息，还有一个小事儿。昨天上午，她用自己的一件旧褂子，给珠子改做了一件上衣，做成后才发觉家里没有合适的扣子。正好老李过来了，便托他在罗店供销社买下捎来。为这件事，本家二叔，也就是双根他爸赵满堂，还那么不满意地瞪了她一眼呢。

她说给珠子的上衣上用的，以为怎样个大小，李建林会清楚的。谁知男人家不留神这号事，李建林还是问道：

“多大的呀？”

“不要大的，也不要太小的，要那种不大不小的。”

“嘿嘿，”李建林憨厚地笑笑，“你这么说，我还是个糊涂。有个样子吗？”

“噢，”她一眼看见了对方面上衣口袋上的那两个黄扣子，便伸手指着他的胸前说，“跟这个这么大就行了。这是两毛钱，你拿上。”

她递过钱，他不要，伸手推回来。

正当他俩一个递一个推的时候，赵满堂从她家门口经过，狠狠地瞪了她一眼，还咳嗽了一声。吓得她赶紧住手。李建林也觉得怪没趣的，连句话也没说便骑上车子走了。她真想

知道，要是今天本家二叔见了他儿子双根，此刻在这儿的这副下贱模样，会说什么话。是我不好，还是你的儿子不好？

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对双根，她可没有对二叔那么大的气。存锁出走后这段时间，担水打柴，地里的庄稼活儿，双根可没有少帮过她的忙。因此上，尽管双根有些不敬重的地方，云香也不好意思跟他拉下脸。

“你胡说些啥，”她一面整理衬衫，一面正颜厉色地说，“我怎么是见了老李就喜欢呢？”

“又不是我说，村里人都这么说嘛。”

“你就信他们胡诌！他们说我不好，你也说我不好，那你往后少到我这儿来——我不好嘛。”

“好好好，算我胡说八道，这总行了吧？嫂子，说正经的，队上拉回化肥，你还是买上些。你的麦地底肥不足，下些化肥好得很。我给你垫上钱。”

对这个又可气又可爱的小叔子，云香真有点穷于应付了。

“我就是不要嘛。”

“真的，不骗你，我还有几个钱。只要你说要，我先给你垫上。”自知信誉不佳，双根又加上一句，“我保险不给外人说。你有了还我，没有拉倒。这还不行吗？”

“我说不要就是不要，好双根哩，你快走吧。”

“你洗了衣服，瓮里没水了，我给你担水去。”双根说着朝院子西头当厨房的土坯房子走去。

“有水哩！”

恰在这时，云香从低矮的院墙上瞥见，村里的大路上，自行车明亮的车把，在树隙间闪了一下。顾不上跟双根纠缠，她快步走到院门口。

四

凄楚的神情，欢喜的目光，云香一手扶在门框上，将李建林迎了过来。嘴唇翕动了一下，想说什么没有说出口。还用说吗？她心里想的，要说的，他该一清二楚的。

“怎么这会儿才来？”

他走近了，嘴角的笑纹都看得清楚了，她还是说了这么一句话。没别的深意，只是不愿意让人家先问自己。随即又有些后悔：李建林来得并不比往日迟，看把你心急的，就不怕人家笑话你吗。

“有点小事耽搁了一会儿。”

在她面前不远不近的地方，李建林停住车子，手仍扶在车把上。就好像临时用尺子量了似的，这个距离——两人同时伸出胳膊正好挨不着中指尖儿，是她这样一个女人与他那样的一个男人的最恰当的间隔。适合彼此的身份与相互间的关系，既不显得亲热，又不给人以冷落的感觉。仅凭这一点，就可看出他是个正派的热心人。这个感觉，从第一次见面就有了，今天不过是又一次印证罢了。

“喝口水吗？”

“不啦。”

“进家坐坐吧。”

“还得早点回去呢。”

李建林说着在口袋里掏东西。她知道是掏什么。她为自己的这种女人的诡诈感到欣喜，又感到不安。能这样说么？双根这会儿在院子里，你愿意叫老李看见双根吗？不喝水人